

星期书讯

季则

江苏作家朱国飞的最新长篇小说《青衫泪》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青衫泪》是作家继《金蝉劫》、《浴火记》之后,以故乡沙地小镇的历史为基点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台湾老兵、长江最东端江海之交的启海一带俗称“沙地人”这一地域的县城小镇汇龙镇青年秦显达与倪九妹长达三十多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青衫泪》好像一幅凝重苍凉的历史画卷,沙地小镇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承受的那种艰辛和苦难,在作家的笔下,历史的蓑衣被一次次、一层层地剥削开来,呈现出世情原生相,透露出苦涩的灵魂,弥漫着悲情沧桑。

沙地青年秦显达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他在磨难面前,始终坚信爱情和心灵可以还乡的信念,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围绕着这一信念在时光的隧道里摸索着前行。全书浸染着绵绵的恋情,浓浓的乡愁。小说没有哗众取宠的渲染与鼓噪,以细腻的笔调,顺着文意书写历史,勾勒人物形象,揭示人世真相,叙述复杂人性,并从历史的真实之中还原一种理性的悲情意义上的大爱情怀。

这是一种有暖意、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的写作,相信生命还有意义、人生还有价值的写作。文学的道德,是出于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一种灵魂探索的回应。《青衫泪》尝试以书写历史的形式,从普通的小人物身上探寻这种生命灵魂的回应。小说人物的坚贞品格,是这种生命灵魂的回应最可靠的基石。

一个作家不会仅仅因为他的写作本身获得意义,一个人的写作也不可能天然地、完全孤立地获得意义。作家心里清楚,真正要写的是爱情后面的东西。查了网络搜索,历史上有两个作品曾取名《青衫泪》,一为元朝剧作家马致远取自白居易《琵琶行》故事而创作的杂剧,一为张恨水早年未成稿的小说。张恨水16岁时模仿《花月痕》写的章回体小说共写了17回,最终自觉不好而被他焚了。张恨水写作《青衫泪》未成稿距今正好一百年。朱国飞写的《青衫泪》是现代战争状况下的生民的生活与饱受劫难后的思乡还乡情怀,与以上两种作品的形式内容八辈子搭不着架。

乡村叙事与地域写作是作家赖以驻足的文学故乡。这是一口深井,一个有理想的作家都在渴望探寻打捞文字的真金,给文学塑造一种别样的风采。我们期望作家朱国飞在这条大道上奋力前行,让我们以惊喜。

《青衫泪》由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作序。何曾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研究员、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茅盾文学奖评委,著有《长篇小说的奥秘》《当代小说艺术演变》《文体的自觉与抉择》《观念的嬗变与文体的演进》《九十年代文坛扫描》等著作。

走近记忆

陈陌

## 装满爱的自行车

不知为什么,近日竟又梦见了儿时的那辆自行车。

小学的时候,上学比较远。但学校为了安全起见,规定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能骑自行车。于是,我拼命盼着自己长大。

可是,当日子逐渐临近五年级,看着别的小伙伴们都陆续有了自行车,我又有了新的忧愁——父亲的生病和离去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母亲和小叔结合后,由于添了弟弟,家境是如此的窘迫——他们会给我买一辆新的自行车么?

我的郁郁寡欢和看到别人新自行车时眼中流露出的渴望的眼神,触动了小叔内心深处那一根爱我的神经。于是他下了这样一个决定:帮我组装一辆自行车!从下了决定的那一天起,小叔四处收集

零部件,从邻居那里,从朋友那里,从他当时工作的村办厂里,甚至从修自行车的老伯伯那里,找来各种各样的支架、零件、螺丝。然后在一个傍晚,他挪了一张小凳子,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开始组装。那是我升上四年级时的那个秋天,天还没冷。夕阳照在大地上,照在院子里的那堆部件上,也照在小叔微微冒汗的额头上,一切都泛起了一色红红的霞光。那一刻,就那样深深地印在了一个十岁女孩的心底,成为我多年后依旧铭记的一个回忆。

第一天,小叔撑起了自行车的支架;第二天,小叔按上了轮胎和座椅;第三天,一辆粉红色的女式22寸自行车和小叔毫不掩饰的笑容同时出现在我面前。“哦!我有自行车了!我也有自行车了!”我将我的书包高高地抛起,在原地跳了N遍,然后飞跑着去告诉我的小伙伴们。虽然它不是买的,也不是新的,有些部件甚至是生了锈的,但它却是我的!

于是,我理所当然开始学骑车,小叔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的“教练”。平时我要上学,小叔也要上班,于是学车就在傍晚或是有月亮的黄昏。在门前那条小路上,我来回地折腾。骑得稳当的时候,因为快乐得要飞,所以使劲地踩,全然不顾身后早已气喘吁吁的小叔;而小叔却惟恐我摔跤,总是寸步不离。也许是我生性钝,这样折腾了十来天,我才学会。学校是还不能骑着去的,于是每天放学,总要骑上一会儿才去做作业。小叔看着我乐的样子,竟然也没怪我。

秋去春来,转眼我上了五年级,终于可以骑着上学了。小叔千叮咛万叮嘱,要我路上小心,但还是不放心,终于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将我送到学校门口,再回头去上班。而且,这一送就是一个多月。大概是他终于觉得没有必要再送我了,才停止了护送。

可是不久后的一天,在放学的路上,我却连自己带表弟再骑车一起栽到中央河里,我的脚还卡在了车的钢圈里动弹不得。幸好表弟尖响的哭声引来了就住在旁边的我的班主任的老公,他一边飞奔过来一边喊人,并先将表弟救上了岸,然后在闻讯赶来的邻居们的帮助下,先把我的脚解救了出来,再把我被救上岸,最后是我心爱的自行车以及我们散落在水中的课本。那时正值初冬,我们浑身湿透,冻得直发抖。这时,班主任正好也到家了,一看是我们,急忙把我们拉回家,一边叫人烧水,一边脱掉我们身上的湿衣服,让我们擦洗后躲进了她家的被窝。而小叔和母亲也在此时赶到。我担心挨骂,又担心车坏了,便只是拼命地哭。小叔以为我受伤了,急得团团转。当他们知道我并未受伤,才都松了一口气:傻孩子,只要你没事,车坏了小叔可以修!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掉过水里。

从五年级到小学毕业,再从初一到初中毕业,春夏秋冬,寒暑易节,这辆自行车始终陪伴我一路前行,一如小叔对我的爱。直到上了高中,因为离家太远,是住校的,所以它也被搁置在家里,只有偶尔放学回家才骑一下。

如今,它已经满目生锈,被闲置在小屋里,再也不骑了。但它已经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成为我永生铭刻的记忆——它陪伴我走过了那段快乐而艰辛的时光,它见证了我曾经的幸福和苦难,它凝聚了小叔对我超越儿女的关爱和疼惜!

新疆传说

## 张状元劝学记

2013年秋,为了搜集民间传说中的女中豪杰蒋大姐的一些奇闻轶事,笔者结识了吕四港镇三甲村的朱祖成,老人时年98岁,寿终于去年。这位高寿老人给我的印象是:记性好,爱干净,且健谈。孩童时代的事情仍记忆犹新。在滔滔不绝讲述时,老人还不时将塞于袖口里的小手中抽出来擦擦嘴角。当讲到蒋大姐是张睿状元的“寄丫头”(干女儿)时,老人随即又牵出了一段自己受张状元劝学的难忘经历:

那年我8岁(笔者注:192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拎着篮子去斜河边上挑羊草。突然听得有人喊:“快看汽车,看汽车去喽!”我抬头一看,河南蒋大姐店前的小马路上停着一堆黑乎乎的东西。汽车?我只听说过还没见过,于是,我将篮子朝芦苇丛里一塞,跟着人们转到河南看汽车去了。

汽车四周早已围满了人,大家感到新奇。我也凑上前东看看、西摸摸。这时,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向我连连摆手,示意我不能乱碰。后来才知道,这辆小汽车是张睿状元的专车。

说话间,蒋大姐店里也挤满了人。当时的蒋大姐店拥有三厢屋共七间,虽是草屋,但蛮显气派,经营着油米、烟酒、杂百,蒋大姐一阶女流,可在当地已称雄一方。

仗着人矮个子小,我钻来窜去很快挤进了最闹猛的堂屋中央。只见一位七十来岁模样的老人,戴一顶小圆帽,长袍马褂,一根手杖放在右腿上。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睿,张状元!大家尊称他为“四先生”或“张四先生”,并争相一睹状元的尊容威仪。这时,张状元发现了站在他面前的我,便俯下身子摸摸我的头,和蔼可亲地问道:“这喜小娥(吕四方言:对小孩的称呼),今年几岁啦?”我回答:“今年8岁。”这时,站在人群里的我大伯连忙叮嘱:“快给四爷磕个头!”我遂囫囵向状元行跪拜礼。状元连声说了“喜小娥好乖”之后又问我:“上学了没有?”我摇摇头。他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对我说:“不识字,不明理,要去上学读书。”我随即点头答应。张状元又转身对大家说:“我这次来,一是看看‘花地’(即垦区庄稼长势),二是和大姑娘(蒋大姐的别称)商量,向她借一间房子做教室,教书先生由我们垦牧公司聘请,先生的薪俸由公司发,课本也由公司提供。你们农家只要带上凳子,把孩子送来念书就是了。”

只听说过8里路开外公司已办了所垦牧校,现在我佃乡下也要办学校,农家子弟从此可以就近上学读书了。众人听得张状元关于办学的一番谋划,都兴奋不已。“谢谢四先生”,“张四先生为我佃想得长远,做得周到!”

在问了几个人的家庭情况:收了多少粮食、拾了多少棉花、缴了多少租之后,张状元对听到的回答比较满意:“让大家吃得饱,穿得暖,安居乐业,这是垦牧公司的宗旨,也是我的心愿。”他又特别叮嘱大家:“一定要把适龄的孩子送来上学。不能让孩子光顾挑羊草、做家务、捞鱼摸蟹无事做。要把眼光放长远,让孩子念书识字懂道理,将来出去做大事体。”

大约一个多时辰,张睿起身告辞,众人簇拥相送。蒋大姐依依作别:“寄爷(干爹)有空再来噢!”此刻,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坊间传说,蒋大姐是张睿的“寄丫头”,终于得到了证实。

时隔三天,蒋大姐的堂屋收拾一新,成了教室,亦即为后来的一堤初级小学之雏形,我和我大哥就在那里上了一年学堂。

朱祖成 口述  
沈松涛 整理

附录:

《垦牧乡土志》系东海垦牧公司督学王康寿(号晋藩)编纂,《垦牧乡土志》在当时曾作为各堤校小学生的国文教材之一。此文谨摘录其第十一课《学堂》,以飨读者:

佃人来,学堂开,一二三四次第排,少年子弟当先教。第一教以孝,孝顺之人百样好;第二教以勤,勤力之人百事能;第三教以俭,不要吃猪蹄铜钹。能自力,乃自强,书算两事大用场,所以大家有子弟,八岁总要上学堂。

城外笔谈

杨诤

## 拥抱潘老

30年前就知道了潘宗和先生的大名,传说其人好字更好。那时我中师刚毕业,迷上了书法,“扑腾”了四五年,一次大着胆子参加了南通市书法大赛,侥幸得了一等奖。颁奖那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看得我眼花缭乱。潘宗和先生时为市书协副主席,身躯伟岸、正气堂堂,与我稍作接谈。回到启东后,我去一信求教,不久即蒙赐回书。回书写在一张狭长型的宣纸上,约40公分长、15公分宽,密密麻麻的小行草,云卷云舒。大意是要我勿视书法为小道,应不断努力,打好基本功。我像老人家珍藏存折一样把信珍藏了起来,这几年多次想重温,却遍寻不着。

两天前在如东参加完活动后去看望潘老。不大的画室里,我紧挨着他坐下。他打开IPAD,向我一一展示他的近作。笔力矫健丝毫不减当年,气韵则更为醇厚生动。我指着其中一副黑底青绿色字迹的对联问潘老:“谁帮你刻的字,那么精致传神。”潘老听了,如顽童“骗人”得手后一般哈哈大笑,说:“这是我自己PS的。”

潘老壮年时以书法得大名,画名为书名所掩,其实他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精,且无一不具个人特色。退休后,他整日沉浸在艺术海洋中,乐此不疲。画室墙壁上,正好有一幅未完成的山水,笔意纵横、清标高拔、风神爽爽。潘老说:“没什么的,我只不过造型功夫好些,笔力比人家强些而已。”孰知他这轻描淡写的

“而已”后面,牵着中国书画关钮中的关钮呢!谢赫“六法”中的“骨法用笔”,不仅仅是指用笔造型,兼有“风骨”之美这样的精神内涵。记得董其昌《画旨》中有言:“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据我看来,潘老不赶世俗的热闹,挟绝技而隐于掘港之一隅,高其人品,乃是其书画充溢着士气逸气的根本原因。

欣赏毕书画,潘老又指指自己眯缝的双眼说:“两个月前动了个手术,原来上下眼皮快要合拢了。”言毕,脸上满是弥勒佛一般笑容。望着这位年将八旬的可爱的老头,我顿有一种想轻轻拥抱他一下的冲动。

多少年来,如东的文化发展一直走在同等县前列,这是如东人开放胸怀兼具恬淡心境的结果。在一片喧嚣中,立定脚跟,不随波逐流。以如东的书法为例,这一特点也被传承了下来,从潘宗和、张德斌、孙德庚、沈元成,到如今的谢骏、冯宗兵等,无人不具强大的创作实力,又无人不是虚心好学的谦谦君子。从来强者不妒,又唯不妒者方能成强者。信然。

出门时,潘老以金鸡独立之势换了鞋,又回忆说:“小杨,我看三十年前那场比赛对你学书法是第一次大促动。”我说是的,又问他还记得回信鼓励我的事不,他说不记得了。潘老当年正仿佛我现在这个年纪。

回通后的第二天清晨,在濠河边散步,见绿柳下立着两个美艳的少妇。忽悟:青春固然值得艳羡,但年将耄耋仍能让人生出欲亲欲近之情者,更值得赞美。比如潘老,这个值得我们用心去拥抱的可爱的老头。

灯下漫笔

谢观荣

## 永远的童年

人们经常回味童年,感叹童年的纯真无邪,遗憾童年远去,再也无法重新体验那无忧无虑的美好岁月。的确,从年龄上讲,童年一去不复返,时间长河不会倒流,我们只能面对遥远的童年空叹息。但从心理层面来讲,童年自有其特质,只要我们时时拥有这份特质,就会拥有永远的童年。

童年是简单幸福的,而人们在长大以后,思想却变得复杂,想问题和做事也都前思后虑,害怕犯错。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时间长了就会压力倍增。如果我们换成童年思维,只从问题本身出发,不要去想更多额外的东西,岂不简单得多。有人说,这样容易出问题,社会很复杂,人心不古,必须小心防范。我不赞成以阴谋论的观点来考虑问题,再说智者千虑,总有一失,任你再用心,也会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倒不如索性来个简单点,还能落得快乐些。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简单快乐的人,他们对待问题从不复杂化,只有基本的防范,在待人接物方面反而更容易成功。也许他们是拥有童心的人,而童心总是让人觉得亲近,从而无须设防。

童年的快乐还在于他们有一颗善良的心。人之初性本善,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人们的善良之心逐渐被各种利益所侵蚀,从而表现出恶的一面。古人用君子和小人来区别善与恶,君子自当修身养性,以自己的行为举止来影响别人,从而达到改善社会的目的。我相信,再恶的人也有善良的一面,有许多恶人也是身不由己,只是以恶制恶而已。这是社会的病,不能完全怪某个人,也许我们管不了别人,但却能管得了自己,不妨以身作则,做一个如同儿童那样善良的人。只要善良的人多了,社会自然表现出善良的风气,这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

童年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信任,儿童容易信任别人,而信任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互信的社会是所有人的愿望。我们来剖析一下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信任,也许我们吃过亏上过当,因此无法相信别人,这种思想同时影响我们的处事方式,也让别人无法相信自己,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没有信任的社会是可怕的,当然盲目信任也不可取。当一个社会有许多骗子,就会严重影响到人们的信任度,但骗子不可能永远成功,他们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此时法律应该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人们的自身防范,许多骗术总是日新月异防不胜防。从每个人内心来讲,也是愿意信任别人的,只是无情的现实残酷,失信的事情常见,才会产生严重的防范心理。也许,我们无法让别人消除不信任心理,但最起码可以做到不失信于人,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像儿童一样坦诚待人,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指日可待。

我们无法重回童年,但可以永葆童心,让童真的情怀充满内心,自然可以永远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纯真快乐。

#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 热烈祝贺

### 2015中国·启东国际经贸洽谈会隆重举行